



霸鼎尊



徐东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霸鼎尊/徐东伟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5

ISBN 7-5014-3163-9

I. 霸…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816 号

霸鼎尊

徐东伟 著

责任编辑:晓 潇

封面设计:董 睿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pbs.com

信 箱:qzs@qzpbs.com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462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163-9/I·1343

定 价:25.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中间多少快意在（代序）

我是在过度惊讶之下认识了徐东伟。

一个极不安分的少年，血管里潮起潮落的全是叛逆。也曾是老师的骄傲，也曾是聪颖进取的好儿郎。不成想，一条求学致仕致商的康庄大道上，这位少年却惘然前行、现出无谄的神色来。他被文学截取了，摄走了魂魄，从此寄身于书写之网。对于来自父母的质疑，他只说，我是我自己的，我只不过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对于来自老师的拯救，他只说，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想试试自己的方案。在他少年孤高的心灵里，他知道，前方未必就总是鲜花和掌声。他在冒犯正统的同时，并未无视荆棘满途。然而，他却快乐上路，是那样地决然绝然。

我与他的相识由于他父亲的介绍。隔着父亲摇头复叹息的叙述，他的颠覆之举引发的错愕波传过来，竟是那样地一丝不苟，毫无折损。他父亲由我编辑的图书《父亲进城》找到了我。我们始而在电话里往复，继而在电子邮件里交接。我自知我是一个认真的编辑，但这次，我是认真着他的认真，觉着不能有丝毫的疏忽。我首先接到的的是一个十六万字左右的长篇《角落人》。小说讲述的是一群少年的成长故事。其中，误入歧途、被黑社会利用的男生寒耕的角落人生是重头戏。结构谨严、情节丰富、悬念顿生，弥漫在作品中的浓烈的悲怆感让我没敢小觑他的执拗。自然，他也没免得了在作品中恃才逞性。这时，我才觉出，他的父亲在叹息的同时，是有着不好轻易显露出来的骄傲佐料的。他担心于儿子的着魔，闹事的年纪，他却整日埋首书堆，或是埋头苦干，间或的娱乐或游戏，也是要去求证一种情绪或是一种知识。都以为他老实刻板，却最喜时髦新潮；都以为他循规蹈矩，却专擅求变创新；都以为他平静如水，内心里却激情升潜。小小少年，他的心性就修炼到了这个程

度，我的惊讶开始外溢了。总编辑有批示于《角落人》的言辞激越，我顾及他的幼小的自尊，谨慎的传达了修改建议，却遭到了他的坚拒。他跟父亲说，宁可图书不出版，他也不要妥协。这是我的二度惊讶。他的父亲十分惋惜，我也是。

春节过后，我又接到了他父亲的电话，说他写就了一个长篇，请我不计前嫌看看。这次，我还是没有免了惊讶。我想，这都成了我们交流的既定程序了。他的《霸鼎尊》写尽了少年游侠之气，天马行空，舒卷风云，收放自如。我是不太热衷武侠小说的，但我却不能不佩服《霸鼎尊》的非同一般的想像力。如果能够再做一番精细打磨，我想《霸鼎尊》会以更大的力度撞向更多惊讶的心灵。我还没说出我的想法，他的父亲歉意地抢说道，他不想改。这次，我是不惊讶都不行了。

但愿这个执拗的少年能让所有人为他的书写不断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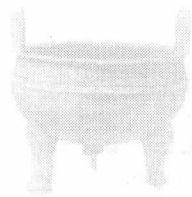
晓潇

2004年4月24日于北京方庄



目 录

一	紫影沉碧阐恩怨	(1)
二	碧蝉化蛊惊凌燕	(34)
三	可以横绝神女巅	(63)
四	在水一方血影现	(92)
五	狂朋怪侣竞留连	(120)
六	震南山庄雷雨宴	(145)
七	独有凄凉恨长眠	(172)
八	傲我中华第一剑	(205)
九	嘶骑渐遥征尘远	(237)
十	酒寒边城雪飞天	(266)
十一	只因梦断故犹怜	(293)
十二	塞翁失马古难全	(323)
十三	扬帆逐浪惊绝险	(351)
十四	异海孤屿北斗悬	(372)
十五	悠悠幻图无以奠	(399)
十六	天下英雄孰为冕	(423)
十七	空空极乐不羡仙	(449)
十八	千古谁堪伯仲间	(468)



一 紫影沉碧闾恩怨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此乃诗圣杜甫所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人于开元三年及大历二年分别见识了公孙大娘及其弟子李十二娘的剑舞，为其豪放而不失飘逸、精湛却又华美的剑姿大为叹服，遂赋诗一首，留芳千秋万世。此时乃大唐肃宗治下乾元二年，斜阳三月，春寒料峭。安史之乱已有四载之久，只酿得生灵涂炭，铜驼生棘，百姓流离失所。

当年李十二娘以其剑法自创庐山一派，本来声势浩大，门徒众多。然而经过数年战乱，这套剑法已然失传。是以这套由诗转为剑招的绝世武功在长安城朱雀街闹市以卖艺的形式露脸时，过往各帮各派大为震惊，纷纷混迹于人群中观看。

卖艺者是父女俩。其父身材瘦小，须发斑白，其貌不扬；女儿却高挑颀长，明眸皓齿，杏眼桃腮，大概十六七岁。她声若银铃：

“各位长安城的老少爷们，兄弟姐妹。家父与晚辈浪荡江湖，路经贵地。在此狂妄献丑，也只为凑个盘缠。还请大家多多捧场。”说罢，舞起一套剑来。其父顺着女儿的剑招念念有词，念的正是杜甫的诗句。剑走轻灵，人更飘逸，兼有阴柔与阳刚之美，时而洒脱仿似仙子，时而霸道宛若无常。市井之徒虽不通剑术，却也纷纷鼓掌喝彩。

少女正舞得兴起，只听人群中有个尖声尖气的人不屑地嘟哝道：“这般只好看个顶事的花招，也拿得出来么？”

少女莞尔一笑，剑尖向地面轻轻一拈，“倏”地一声射出，身体凌空翻转，几下免起鹞落，娓娓转言道：“适才那位朋友可愿出来指正一二？”众人望去，只见他嘴里糊了一大块泥巴，说不出话来，狼狈逃去了。众人齐声笑起来，对这女子快捷出神的剑术更是钦服。

忽听一声马嘶，一队快骑疾速驶来。一个地保跟了上去，悄声指着卖艺的父女俩嘀咕了一些。领头的人下了马，他高大魁伟，一脸凶相，身披铠甲。众兵卒为他拨开人群，赶开看热闹的民众。少女见此，怒道：“官爷，我父女俩以武为生，初来长安。若不通规矩还请明示，也用不着把客人都赶跑吧？”

那军官拱手作揖道：“姑娘莫要误会，本将乃郭子仪大将军麾下副将柳奇。本也是江湖中人，只因国家动荡而参军平乱。本将乃好武之人，见有同道在此，不免技痒。冒犯之处还请老先生与姑娘原宥。”

原来唐肃宗即位后，任用郭子仪、李光弼为大将平叛，并借回纥兵力收复长安。长安其时全城戒严，通查户口账税。故而柳奇率部沿街巡视。正巧探子报来有外人卖艺，便以切磋武艺为名来试探他二人身份。此时人群中亦混有当朝第一权宦李辅国的“察事厅”特务。那少女一听娇笑道：“将军，这武跟那武又是不同的了。”

柳奇奇道：“武术自是包罗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并无甚截然不同之处。末将迂愚，烦请姑娘明言。”

少女正色道：“柳将军既是江湖中人，必知江湖中事吧？您可知当今武林，谁是天下第一？”

柳奇思忖半晌，道：“本将不才，说错了还请莫见怪。本将有一好友武功卓绝，当世罕有敌手，乃是南岳衡山派季掌门座下高足。本将以为季掌门乃当今天下第一人。”



少女吐了吐舌头道：“错啦！庐山游牧大侠你没听说过？”

柳奇忙道：“游大侠武艺深湛，义薄云天，本将是十分敬重的。莫非游大侠比季掌门还要厉害？”

少女拍手笑道：“对啦！他和关羽比试的话，谁会赢？”

柳奇一愕，道：“自是游牧大侠。”

少女道：“说到这儿还不明白？关羽号‘武圣’，但他的武艺只是在千军万马中冲锋陷阵。大将之勇，与真正意义上的‘武’是完全不同的。武者小则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大则锄强扶弱匡扶正义。武功高低在于武德境界。”

柳奇听得结舌杜口，遂道：“姑娘高见，本将实是钦慕之至。不过俗语说得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似游掌门这等绝世高人，不为国尽力，空有这一身武艺。由此可见——恕本将直言，他的武德也不见得高到哪儿去。”

那少女面色一沉，道：“不比啦！柳将军回去吧。”那老头轻轻咳了几声，向她示意。

柳奇见此忙不迭道歉：“姑娘，得罪了。本将一介莽夫，不通文墨礼法，言必有失，还请海涵。只是这番若不切磋，实为本将生平一大憾事。”

那老头忽然开口道：“柳将军，武功相当，方为比武切磋。足下还不足与小女过招。”

柳奇不悦，道：“老先生，令媛武艺高超，在下见过。可您并未见过在下的武功啊，何以妄下定论？”

老头儿冷笑道：“柳将军，我虽不才。但听你步声呼吸声，便知端的。”

柳奇愈发不满，也顾不得行礼，一拳向少女击来，吼道：“姑娘不必手下留情，只管出招！”

少女侧身避过，攻其左肋。柳奇身形高健壮硕，却也灵活得很。当下左脚后拨，回身抓去。少女却出其不意地伸手，快捷无伦地拂向柳奇的后颈。柳奇略一吃惊，少女已转到他的腹下，连击三拳。柳奇顿觉吃痛，也不顾轻重，狠狠一拳击去。少女奇迹般地借力一跃，蹬上去返踢一脚，正中柳奇后脑“玉枕”。这一击拿捏奇准，用了六成力，柳奇便瘫下去了。

官兵一见柳奇倒下，忙去搀扶，并挺矛叫道：“拿下这行刺的叛贼！”少女见二十余名官军凶神恶煞地直逼上来，又惊又急，叫



道：“爹！”那老头忽然跃起，旋风般冲向兵卒，再无刚才那般猥琐。只听裂帛之声不绝于耳，二十余人的长矛竟全夹在了老头儿两肋之下。众兵卒吓得瞠目结舌，不敢再行近前。一名兵卒飞跃上马，回营求援去了。

老头对少女道：“满春，此地太过凶险，赶快离开！”

那少年见少女与老头儿仓惶离去，将手里捏了半天的泥球“啪”地掷出。若在平时少女定能接住，而老头儿已听辨出飞来的并非暗器，而且是无功之人所发，便不加阻挡。泥巴砸了少女一脸，花容失色。那少年嘻嘻一笑，钻进小巷不见踪影。少女大怒，嗔道：“小畜生，逮到你非阉——”剩下半句没说出来。老头儿拉着她几个起落，早已到了十数丈外。那少年心中大乐，终于报了那“血海深仇”。

落到一个破庙外，见里面全是稻草，还有几座破旧的铜雕像，后无追兵，便歇下了。少女似未曾受过如此苦事，眉头紧皱，忧心忡忡。老头儿打量着四下道：“这里似乎有人住过。”少女奇道：“这如何得知？”老头儿道：“一没供品二没老鼠，显然都吃光了。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么破的庙一张蛛网也没有。”

少女格格笑道：“什么也瞒不过您的眼睛，说您是天下第一也太过分。”

老头儿没好气的骂道：“都是你这张刁蛮利嘴惹的祸！你爹连三流高手也算不上，能活到现在算走运。什么天下第一？天下第二十、第三十也排不上！真给高人听去，还不把人家笑死？”

少女道：“爹，你不是说庐山派的武功可与少林并称吗？”

老头儿斥道：“这不假。可庐山派的武功之于我正像一个刚继承百万家业的婴儿，根本没发挥出它应有的威力。唉！若我领会其中十分之一，也断不致将庐山派掌门之位拱手让人！空有虚式，恰似手握灵蛇之珠，怀抱荆山之玉！”

少女见此，劝慰道：“爹，这本也怨你不得。时事无常，造化弄人。但你既怕仇家追杀，又何必在长安城里这么大张旗鼓地卖艺呢？”

老头儿叹道：“为了引起官府注意，这里是天子脚下！刚才你这一闹，咱们统统成了朝廷钦犯，江湖上任谁还敢动咱们？”

少女拍手赞道：“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老头儿涩然笑道：“从柳奇的话来看，这消息尚未传到长安。



比起安史之乱，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正说着，老头儿忽然“嘘”一声，侧耳凝听，又道：“会是淮呢？”

只见适才扔泥巴的少年一手一只包子，嘴还叼着半张饼。见迎面有人，忙摘下饼骂道：“啊哟，小爷的家你们敢乱闯？”话未落音就拔脚要跑。少女追了上去，倒提右脚踏了他一个侧趴。少年疼得直咧嘴，哭丧：“今天倒了大霉，撞上这丧门瘟星。天杀的啊——”

游牧威严地喝了一声：“住口！”眉宇间一股王者之气，凛然生威。少年一见，吓得不敢作声了。

游牧淡淡地问：“这是你的家？”

那少年忙道：“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的家。老爷爷你喜欢，就是你的家了。”

少女见他油腔滑调，世故老练，不禁“扑哧”一笑。游牧却蹙起眉头道：“这小子，小小年纪就这般奸猾，大了也是个祸害。”

少年忙叩头道：“老爷爷教训的极是，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爷爷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就不长大了！”

少女吃吃娇笑，问道：“那你多大？”

少年道：“二十有三。”少女佯嗔薄怒道：“再说一遍？”少年怂了，低头道：“十五。”

少女笑得花枝乱颤直打跌。游牧叹道：“世上似你这样的人又何止千万？唉！我父女只住一宿，明日便走。”

少年放了心，道：“老爷爷你本领高超，姐姐更是花儿一样。留下来求之不得！”少年另找了个角落，铺了些稻草躺下，道：“老爷爷，姐姐，那我睡了。你们也累了，早些休息吧。”心里却想，娘的，王八和王八蛋拱到我家，真是晦气之至。爷爷我从不杀生，所以饶你们不死，明早统统给爷爬出去吧！

夜里少年正作着吃鸡的好梦，忽觉有异。慌忙睁眼一瞧，游牧俯在他身旁道：“今晚不论发生什么，都不准乱动乱叫，事后也绝不许向人提一个字。”

少年吓得牙齿打架，道：“不敢，给一百个熊胆也不敢！”

门外“呼”地异风四起，卷进来三个人。只听得其中一个粗犷之声大笑道：“人道游大掌门骁勇无伦，英雄了得！怎地今日钻进这么大一个乌龟壳不出来？”

少年刚待骂：“你家才是乌龟壳。”却想起方才的警告，硬生生

地咽了下去。

游牧抱拳道：“游某不才，蒙诸位道上的朋友如此看重，一路从九江跟到长安，风餐露宿。游牧受宠若惊，铭感五内。”

那人走进来点起灯，映出又麻又疤的脸孔，道：“游老头子，别他妈再兜圈子了。爷今天非弄到手不可！”

游牧冷言道：“只怕阁下欠点儿本事。为了这件物事，正月初五我在扬州五掌毙了海沙双英；三月十四山西废去青竹马兰辉刀仙的一对招子；本月初四一剑穿双心，把潘家夫妇‘贤伉俪’钉在槐树上。足下若武艺比他们还高些，尽管划下道来。赢了游某，‘紫影锋’双手奉上！”

少年暗忖：“什么紫影锋？是只蜜蜂不是瓶蜂蜜？若为了一瓶蜂蜜连杀这么多人，那也忒狠毒了！”

少女伏在他身边，瞪了他一眼。但听那汉子又道：“相好的，饶力一人自忖不是你的敌手，可我有两位武功卓绝的好兄弟硬是要来助拳，我也只好带他们来，你们多亲近亲近！”

游牧打量其余二人，一个身材高瘦，一双大眼净是眼白，加上深黄凹陷的脸腮，煞是怕人。另一个年少一些。那大眼者游牧似乎认识，道：“阁下是……‘白化狼’门杰？”

那人正是门杰，听得游牧识得自己，得意道：“正是区区在下。不想贱名能入游掌门之耳，有辱侠听。”

游牧暗想：“这门杰人家背地里都呼‘白眼狼’，杀生父，弑恩师，练得一身狠辣异常的外家横练功夫，要动起手来还真不好对付。唉！退回三十年，倘我派庐山五老有一人在世，也断不能让这些邪魔外道肆虐逞威！眼下只好拖延时间。”

游牧又一拱手问：“这位却是面生。恕游牧眼拙，请教阁下。”

那人缓缓道：“无名小辈张谦，此番狂妄拜上游大侠，贻笑大方了。”

游牧身子剧震，向后一步，颤声笑道：“无名小辈……哈哈，当真贻笑大方！”心下大凛，“这张谦乃是太行派摘星堡杜堡主的首徒，当今江湖后起的翘楚之才。二十七路白骨扇已成为武林绝响。怎地和门杰、饶力这两个奸徒混到一起了？莫非摘星堡主杜长空其实是那个假仁假义的虚伪小人，此次趁乱也想夺得‘紫影锋’？”

少女随父游走四方，江湖阅历也算丰富，深知父亲武功虽强，也最多只能与张谦这等好手打个势均力敌。再加上两个身手不俗的



奸佞之人，非落败不可。念及此处，心下不免惴惴。

张谦一抖折扇，道：“游大侠乃前辈高人，小辈不敢放肆，请先出手吧！”

游牧付道，再不动手只有被制住的份儿了。拔出长剑，一声狂啸，使出全身解数，上来便是凌厉无俦的庐山剑法。天下武学众多，虽也有擅剑的门派，但大多要求刀走黑剑走青，剑以轻灵柔韧为本。当年本派的庐山五老在五老峰大瀑布下于狂浪中舞剑，从龙吟般的水声中悟出一套剑法来，乃赋名升龙。比之普通剑法更加翩跹灵动，如梦似幻，且兼有飘逸与豪放两种迥然相异的气势，剑法中自带的霸气实不多让于刀法。素以冲天之势将对手罩于密集的剑网之下。然而第二代弟子资质平平，游牧能当掌门，完全因为自己是大师兄，是以庐山升龙剑法的精要已无人再能领会。

白化狼衣衫中射出一柄铁铲，疾跃来袭。游牧柔身而上，挥剑挡格，一连拆了四五十招，两人皆以重招对敌。门杰一向狠毒，出招也辣若蛇蝎。游牧虽无此残忍招式，但有一股仿同庐山瀑布的宏大气势，直若滔滔水哮，一阵快似一阵。于是二人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张谦一向自负，右足点地，如蜻蜓点水般洒脱地掠过。只一扇，便将门杰逼退几步，单独与游牧斗在一起。门杰怒道：“这并非比武，三人围攻取他性命！”张谦不理，游牧每一重剑都给轻描淡写地卸去，饶力蓦然向游牧后背袭来，并对门杰眨眼。门杰会意，铁铲疾速而至，饶力的金刚杵也要击中游牧的背心了。游牧听得破空声猎猎，暗暗叫苦道，今日怕是难得对付了！岂料张谦大喝一声：“休得胡来！”一柄铁扇上戳下指，已然封住门杰胸前要穴。门杰见无法前击，只得向侧一跃。张谦这一招不能快到同时制住二人，但妙在使门杰的一跃挡住饶力的杵袭。二人都是怒极，饶力喝道：“张兄，跟这老不死还讲什么江湖道义？”张谦只斗不答。

少年看得稀奇，喜忧参半，向少女又打手势又眨眼睛。少女看懂他是问：“你们这一派的剑法都是这么笨重么？你卖艺时耍的那套仙子般的剑法缘何不使？是不是你爹不会？那你帮他去啊。”少女苦笑着摇头。少年哪里知道，这四句口诀是公孙大娘剑术要旨，虽然人人会背，人人会耍路子，可却是断鹤续凫，总也使不出什么威力。游牧更是参悟了半生也没结果，只认为这是当时公孙大娘为表演剑舞而添的花招，毫无实战作用可言。

游牧与张谦斗了许久，见了适才一幕，不禁佩服张谦的为人，



但手上愈来愈吃劲。张谦内功显然较游牧稍逊，但论招术之精纯，瞬间悟出奇变、克敌在先，则张谦在游牧之上。眼见游牧久战已尽处下风，饶力与门杰也没什么说的。他俩咬了咬耳朵，离开二人酣斗之处，四下寻找着什么。

少女不禁心中“格登”一声，暗叫：“糟啦！”忙轻轻拨开一堆干草，把一个黑匣子深深埋好，又在旁拱了几堆土。少年眼看那饶力和门杰马上就要过来了，便一下跃起，冲他们叫道：“为何进小爷的家，也不通报一声？”少女大骇，想拉起他又不肯，暗忖道，这小子古灵精怪，怎地今晚自寻死路啦？定是给爹爹吓傻了。

饶力和门杰见是个小孩儿，也没放在眼里。门杰道：“小子快些让开，爷要过去搜查！”

少年道：“查什么。小爷家有什么东西我自己能不清楚？你们是要老鼠、蜘蛛还是香灰，小爷给你们找去。费用便宜，一人给足十文通宝！”

饶力见他恃无恐，不由多疑，生怕他这番话是硬爪子所使，好暗中偷袭，又或是这少年是武学高手。于是客气道：“在下莽撞。不知小兄弟在此，冒失进来，还请原宥。”

少年作揖道：“好说。小爷不是斤斤计较之人。我家也没什么东西，你们还是回去吧！”

饶力道：“在下饶力。未敢请教小兄弟高姓大名，师承何派？”

少年道：“我高姓水，大名叫做一方。我师父乃世外高人，名讳焉能说与你听？”少女听了暗自忖道，原来这小无赖叫水一方。“在水一方”，名字倒很儒雅，可他本人却差得太远。

门杰虽毒，却没有饶力那般心思，不假思索，铁铲一横，大步踏过去。饶力心下道，若是名门之后，可真吃罪不起。门杰走近，见水一方衣衫褴褛，满面泥灰，不禁大笑道：“可笑可笑，难道你师父是骆平阳那老叫化么？”

水一方见他的步子已在计算之内，于是快速撞了一次香炉。他记得五年前就是撞在这一角度才使神像倒塌的。可他撞了一次却不见倒，复撞一次，还是不倒，心中大骇。原来当年人们早已加固了神像底座。少女以为他有什么主意，见他连续两次撞击，又脸色大变，不知他究竟在干什么。门杰一愕，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的功夫就是这‘撞墙不死功’么？”

水一方头已出血，仍倔强叫道：“是穿墙术。爷今日身有不适，

没成功。你改日再来，定叫你大开眼界！”门杰觉得已无大碍，哪里还听得进他啰嗦。大步走上来，也不用铲，要抓起他掷出去。

谁知刚抓上水一方，水一方不知哪里来的本事，迅速弯过他的手腕，倒着拉起，就势一掷，竟差点把门杰摔倒。饶是门杰武功高强，身历百战，才没出屁股朝天的丑。少女一惊，不由叫道：“你会武功，何不早使？”门杰一见还有女孩，知是游牧之女游满春，便向她扑来。游满春只得亮剑，与门杰斗在一起。

只拆得二十余招，游满春便无力再打，大叫道：“水一方，还不来助我？”水一方又急又羞，大声叫道：“我真的什么功夫也不会，刚才是巧了！”游满春如何肯信，骂道：“小无赖，存心想报复我！”

其实方才灯火之下游牧与门杰的打斗，水一方全看在眼里，门杰用了这招“五丁开山”的掷人功夫，以为可以摔倒游牧这瘦小老儿。也只因游牧剑法沉猛稳重，门杰才没摔到他。然而水一方天姿聪慧，决非一般人的灵巧可比，适才只看门杰用过一次，却能学着照做一遍，也使得像模像样。

饶力见二人似乎并不相合，便飞身跃起来擒水一方。水一方情急之下，如同出自本能一般，也飞身跃起。只是没有内功，跃得也不高，但与饶力擦肩而过，也算是勉强“破”了这一招。饶力不禁心生妒忌，便是他二十岁时，亦没有这一学即会的本事。让这孩子活下去，必是大患。水一方看他的表情剧变，双目精光大盛，居然也能猜到他起了歹意，要下杀手，掉头就跑。饶力见此，飞身掠过，金刚杵向他头顶击落。这一击若然得手，水一方安能有命？

水一方千钧一发之际，忆起游满春以剑拈泥巴填到自己口中。于是五指相并，竟以手作剑，一个鹞子翻身，倏地射出！饶力的头顶已中了一大块泥巴。游满春虽然在与门杰剧斗，却也看得一清二楚，心下大惊。这小子果真冰雪聪明，现学现卖。若是庐山派门下有这样的弟子，岂不是一大幸事？随即又想到，啊哟！这小子心计极为老练，圆滑世故，左右逢源，那不是和宋师叔——宋猴子一样坏么？若让他进庐山，岂非引狼入室？饶力头顶虽中泥巴，但这泥巴无内力相佐，根本不痛。只当是水一方羞辱于他，大怒不已，一杵直捣其面门。饶力武功虽不济，但全力倾出，便是一百个水一方也打死了。水一方隔着饶力看到门杰左脚点地，身体便能腾空而起，而且同时胸口起伏、深吸气。于是也学着，竟因身体轻而窜至

饶力头顶。可门杰飞起是为向下冲打。他飞到半空却什么也不为，双手不由拼命摇摆，正巧抱住了神像头部。饶力大喜，想道：“你体力不支，一掉下就惟有吃杵的份了。”他扳动杵上机关，杵竟喷出火来。里面混合了硝石、硫磺和木炭。水一方抱着神像头，死命上爬。怎奈神像光滑，却没什么可依附的，越是挣扎，神像越倾斜。最后竟然轰隆一声连底座一齐栽了下来。饶力惨呼一声，根本来不及闪避，给压在了柱下，血肉四溅。门杰见此，心中焦躁已，反给游满春占了上风。水一方拾起金刚杵，想学饶力那“舞”。他怎知饶力武功虽庸，臂力却着实惊人。这金刚杵重五十斤，连一般大汉举起都困难，更何况舞动。

忽地门口进来一大群人，正是朝廷的兵卒，手执长矛弓箭。领头的军官叫道：“将朝廷钦犯拿下！”张谦一见，只得一阵风似地冲杀出去，几番起落，模糊在月隐星沉之夜。门杰一见，亦无心打斗，转身飞逃。兵卒的弓箭雨点射来，游牧挥剑挡格，他已中了张谦六下重扇，体力已近不支。稍一迷糊，又中了四箭，好在大腿和胳膊上。游满春大急，叫声：“爹！”水一方想起手中的杵，一扳机关，呼呼火苗射出。庙内尽是稻草，一下子给点着了，熏得官兵哇哇大叫。水一方跑到草堆旁，找出那黑匣子。又将杵竖放，火直射屋顶。屋顶塌后，露出一大处空洞。游牧负痛跃出，游满春拉起水一方也纵了出去。

三人狂奔了一夜，见无追兵，这才休歇。此时东方红日已渐升起。游满春替父亲包扎了伤口，又取出所携箱中的刀伤药和跌打药，逐一擦拭。水一方照游满春所说，揉了药丸和水，给游牧服食，这才好了许多。

游牧赞道：“少年，好胆色，好才华！若是练过童子功，成就实当无可限量！唉，只怪你生在市井，太过世俗，不适庐山仙法修炼。只盼你日后能时时律己，常怀报国心，为民众着想，或可成一代俊彦。”又掏出一锭银子，说道，“这五两你拿去，算是赔偿你的损失。”见水一方嘴唇微启，似要推托，用力塞进他手里，这才罢了。

水一方将黑匣子递给游牧。游牧蓦然冷冷问道：“你没看吧？”

少年道：“没呢。”

游牧道：“是打不开吧？”水一方低头不语。

游牧长叹一声道：“倒也生受你了。生于斯长于斯，你这市井



性情，怕是改不了了。”又给了水一方一件新衣服，拉起游满春，道，“少年，就此别过。”游满春冲水一方嫣然一笑，一老一少携手远去。

水一方等二人离开，从怀里掏出银子，抛向空中，又接住，欢叫道：“妈妈的，够我吃多久啊！老子救了王八一家，不料得了这么一大块银子。去集上买早点去！”他不敢就这样上街，怕给人认

出，便在河水边洗了个澡，换上了新衣靴。他本来生得也清秀，对

水一方，俨然一个纨绔子弟。他小心藏好银子，迈步走在集市中。他如此行头，都纷纷叫道：“公子爷，来看看这糖葫芦！公子爷，这玩意很不错！来一支！”

水一方心中大乐：“爷爷平素自称少爷，不想今日大家都这么叫了。还是快些溜之大吉，保不齐要露马脚。”于是买了一张烙饼，一只烧鸡。跑出集市，遛到无人荒野，这才大摇大摆地吃喝起来。然后，奔着华山脚下走去。

九江庐山派创于唐初，迄清末逾有一千二百多年，是江湖中惟一可与少林比肩的古老武术派别。庐山派的庐山五老都是威震九州的顶级高手，东林寺主持佛学宗师慧远与简寂观观主陆修静也都是当时知名的文武双全的贤者。庐山景色秀美，是人间难得一遇的仙境。秀峰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黄龙潭等支脉及五老峰总坛，都是方外之人修身养性的佳处。唐朝钱起有诗云：“只晓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七月初五，是庐山派的大日子。每年这时，庐山派都会拜祭历代祖师，并且每过十八年都会在此日举行新任掌门大会。庐山选拔掌门与别派有所不同，虽然都是由老掌门指任，但必须潜入五老峰大瀑布的深潭底，取出“沉碧”。此剑为庐山镇山三宝之一，通体碧透幽绿，锋锐无匹。剑通灵，相传乃天龙化身，插入潭底半余，一般人根本动不了分毫。庐山派有个历代传下的故事：天帝驭两条天龙拉车，后见后羿为自己射杀天狼九婴有功，便将雌龙派去为他拉车。由于后羿射死天帝九个太阳儿子，天庭震怒，将后羿贬至凡间。双龙被惩下界，人间帝王孔甲遣异人刘累驯龙，并赐姓“御龙氏”。为后羿拉车的雌龙死后亦被天帝化为“沉碧”神剑，永沉三叠泉底。雄龙痛不欲生，也入潭守护妻子剑身，任何敢于接近“沉碧”的人都杀无赦。庐山五老立下的规矩，若然有人能将沉碧带出水面，无论他是否本门弟子，都有资格接任掌门。但与之搏斗